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海上花列傳

第四十九回 明棄暗取攘竊蒙賊 外親內疏圖謀挾質

按：聚秀堂外場手持請客票頭，竇往南晝錦裏，祇見祥發呂宋票店中僅有一個小伙計坐守櫃臺。問胡竹山，說：「勿來裏，尚仁里喫花酒去哉。」外場笑道：「今朝請客真真難煞，一個也請勿著。」小伙計取看票頭，忽轉一念，要瞞著長福賺這轎飯錢，因說道：「票頭放來裏，我替耐送得去，阿好？」外場喜謝懇託而去。那小伙計喚出廚子，囑其代看，親去尚仁里黃翠鳳家。直至樓上客堂，張見房間內正亂著坐臺面。小伙計怕羞卻步，將票頭交與大姐小阿寶。小阿寶呈上羅子富，子富轉授胡竹山。竹山閱竟，回說：「謝謝。」小伙計掃興歸店。

少頃，出局漸集。周雙珠帶竇一張票頭給洪善卿閱，就是莊荔甫請的。善卿遂首倡擺莊，十觥打完，告辭作別。羅子富猜度黃翠鳳必有預先了理之事，也想早些散席為妙。席間飲量平常，大抵與胡竹山差不多。惟有姚季蓴喜歡開酒，偏為他人催請不過，去的更早。可惜這華筵令節，竟不曾暢敘通宵，無事可敘，無話可述。

羅子富等客散之後，將回公館。黃翠鳳問道：「耐再有啥事體？」子富道：「我是無啥事體。耐阿要收作收作？明朝一日天常恐忙勿過。」翠鳳掉頭笑道：「咳，我個物事收作好仔長遠哉，等到故歇？」子富重復坐下。翠鳳道：「明朝忙也勿忙，倒要用著耐，勦去。」子富唯唯，打發高昇、轎班自回。卻聽對過房間黃金鳳臺面上豁拳唱曲之聲，聒耳可厭。

比及金鳳席終，接著翠鳳出局，子富又不免寂寞些，將金鳳燒的煙泡連吸三口，提起精神。

翠鳳於夜分歸家，囑付相幫小心照看斗香、檟燭。相幫約了趙家姆、小阿寶挖花賭錢，以為消夜之計。子富問得樓下人聲嘈嘈不絕，不知不覺和翠鳳談至天亮，連忙寬衣登床，曹騰一覺。畢竟有事在心，不致失眠，將近午刻，共起同餐。

早有人送到一包什物，翠鳳令趙家姆將去暫交黃二姐，代為收存，明辰應用。且請黃二姐上樓，翠鳳自去捧出先前子富寄留的拜匣，討子富身邊鑰匙，當場開鎖。匣內祇有許多公私雜項文書，並無別樣物件。翠鳳教子富把文書點與黃二姐看。黃二姐笑攔道：「曉得哉。耐個人陸裏有推扳？勦看哉。」翠鳳道：「無悔勿呀，該個是俚乃個物事，無悔看過仔我好帶得去，讓俚乃自家也點仔一點，倘忙停兩日缺下來，勿關無悔事，阿對？」

黃二姐祇得看其點過鎖好。翠鳳亦令趙家姆將去，連適間一包，做一處安放。更請帳房先生隨帶衣裳、頭面帳簿上樓。子富聽這名目新奇，從旁看去。原來那帳簿前半本開具頭面若干件，後半本開具衣裳若干件，如有破壞改拆等情，下面分行小注，一覽而知。子富暗地嘆服其精細。

當下小阿寶幫同趙家姆從櫥肚中掇出三號頭面箱。翠鳳自去先開一箱，把箱內頭面一總排列桌上，央帳房先生從頭念下。這邊念一件，那邊翠鳳取一件頭面付給黃二姐，親眼驗，親手接。黃二姐送付趙家姆，仍裝入箱內。裝畢，請黃二姐加上鎖。通共一箱金，一箱珠，一箱翡翠、白玉。三箱頭面，照帳俱全，一件不缺。

趙家姆另喊兩個相幫上樓，從床背後暨亭子間兩處，抬出十號朱漆皮箱。翠鳳自去先開一箱，把箱內衣裳一總堆列榻上，央帳房先生從頭念下。這邊念一件，那邊翠鳳取一件衣裳付給黃二姐，親眼驗，親手接。黃二姐遞付趙家姆，仍裝入箱內。裝畢，請黃二姐加上鎖。通共兩箱大毛，兩箱中毛，兩箱小毛，兩箱棉，一箱夾，一箱單與紗羅。十箱衣裳，照帳俱全，一件不缺。

翠鳳重央帳房先生翻到帳簿末底兩頁，所有附開各帳一概要念。此乃花梨紫檀一切家生，以及自鳴鐘、銀水煙筒之類。翠鳳一件件指點明白：某物在某所，某物在某所。黃二姐嘻開嘴，胡亂答應，實未留心。

翠鳳一直接說道：「再有我家常著個衣裳，同零零碎碎白相物事，帳末勿曾開，纔來裏官箱裏，無悔空仔點查未哉。」黃二姐笑諷道：「耐也該應喫力哉呀，喫筒水煙，請坐歇哩。」翠鳳果然覺得疲乏，和黃二姐對面坐下。黃珠鳳慌的過來裝水煙。黃金鳳正陪著子富說笑，亦遂停止。大家相視，嘿無言。帳房先生料無他事，隨帶帳簿，領了相幫下樓。趙家姆、小阿寶陸續各散。

翠鳳特地叫聲「無悔」，從容規諫道：「我幾花衣裳、頭面，多末勿算多，撐得來也勿容易。今朝我交代仔無悔，無悔收作去，耐要自家有淘成點末好。再撥來姘頭騙仔去，耐要喫苦個哩。耐幾個老姘頭，纔是夷場浪折梢流氓。靠得住點正經人，一個也無撥。我眼睛裏見末，勿曉得撥俚啖騙仔幾花哉！我個物事，幸虧我捏牢子，替無悔看好來浪，一徑到故歇，勿曾騙得去。倘然來啖無悔手裏，故歇也無撥個哉。我末做仔四五年大生意，替無悔撐仔點物事，原有今朝日腳，無悔面浪總算我有交代。該搭事體我完結哉，倒是無悔個無淘成，有點勿放心。我去仔，再有啥人來說耐嘍？耐末去聽仔姘頭個閑話，勿消四五年，騙仔耐洋錢，再騙耐物事，等耐無撥仔，讓耐去喫苦。耐力仔姘頭喫個苦，阿好意思教人照應點？耐也無撥面孔去說嘍！」一席話，說得黃二姐無地容身，低下頭去，撥弄手中一把鑰匙。子富但微微的笑。

翠鳳又叫聲「無悔」，道：「耐勦怪我多說多話，我是替無悔算計。我贖身末贖仔出去，我個親人單有耐無悔，隨便到陸裏，總是黃二姐啖出來個因件。無悔好，我也體面點；勿好，大家坍臺。無悔樣色樣才無啥，做生意蠻巴結，當個家蠻明白，就是來裏姘頭面浪喫個虧。我為仔看勿過，說說耐。難下去我也勿好說個哉。耐要自家有淘成，五十多歲個年紀，原像仔先起頭實概樣式，做出點話靶戲撥小乾件笑話，我倒替耐難為情。」

黃二姐聽了，坐著不好，走開不好，漸漸漲的滿面鮮紅。翠鳳不忍再說下去，乃更端道：「我說耐故歇就拿一千洋錢買個把討人，衣裳、頭面纔有來浪，做點生意下來，開消也夠哉。再歇兩年，金鳳梳仔個正頭，剛剛接下去，故末再好無撥。珠鳳生來無用場，倘忙有人家要末，倒讓俚好場花去罷。金鳳阿有啥說嘍？定歸是挨一挨二個時髦信人。就說勿時髦，抵椿也像仔我末哉嘍。無悔依仔我，是無悔福氣。」

子富連連點頭，叉口道：「故倒是正經閑話，一點勿差。」翠鳳道：「價末起先頭閑話阿是說差哉？」黃二姐因而插嘴道：「纔是好閑話，陸裏有差嘍？」說罷，起立徘徊，自言自語道：「俚啖該應來快哉，我下頭去等來浪。」遂撥轉頭，徑歸樓下小房間。

翠鳳在後手指黃二姐脊背，低聲向子富道：「耐看俚，越說俚越是個厚皮。難我說過仔勿說哉，俚要去喫苦，等俚歇。」子富道：「俚做老鴿苦惱。撥耐埋冤煞，一聲也勿敢響。」翠鳳道：「耐說哉哩，七姊妹溝裏阿有啥好人？倪要做差仔點，撥俚打起來要死。」子富道：「我勿相信。」翠鳳道：「耐勿相信，看諸金花。俚啖七姊妹，我碰著三個人。諸三姐比仔倪無悔好得野啖，就不過打仔兩頓。要是倪無悔個討人，定歸要死勿死，要活勿活，教俚試試看末曉得哉。」

子富笑而不語，翠鳳嘆口氣道：「勦說是倪無悔，耐看上海把勢裏陸裏個老鴿是好人？俚要是好人，陸裏會喫把勢飯！再有個郭孝婆，耐也曉得點哉嘍。故歇自家無撥討人，再要去幫諸三姐打個諸金花，耐說阿要討氣？」

不料翠鳳說話之間。突然樓梯上一共腳聲，跑上三個人，黃二姐前引，帳房先生後隨，直往對過金鳳房間。子富怪詫問故，翠鳳搖手悄訴道：「寸是流氓呀，倪贖身文書要俚啖到仔末好寫嘍。」子富見說，放下窗簾。

翠鳳惟令珠鳳過去應酬，不許擅離。金鳳竟不過去，怔怔癡坐，不則一聲。子富視其面色如有所思，拉近身邊，親切問道：「阿姐去仔，阿冷靜嘍？」金鳳攢眉含淚而答道：「冷靜點是勦緊。我來裏想：阿姐去仔，就剩我一干子做個生意。房錢、捐錢，幾花開消！忙煞我也無撥幾臺酒、幾個局。無悔發極起來，故末要死哉。教我再有啥法子嘍？」

翠鳳一聽，「嗤」的笑道：「耐故歇做生意來夠閑消仔，無悔要發財哉！」子富也笑慰道：「耐放心，無悔陸裏來說耐！珠鳳比耐大一歲，要說末先說俚。」金鳳道：「俚乃生來無撥主意，倒也無啥。我是無悔一徑來浪說：『難末生意該應好點哉。』阿姐也實概說。陸裏曉得該節個帳比仔前節倒少仔點。」翠鳳道：「耐末勦去轉啥念頭，自家巴結做生意好哉。」子富也道：「耐要記

好仔阿姐個閑話，故末無悔喜歡耐。」

黃二姐適從對過房裏窺來，聽得「無悔」兩字，問說甚話。翠鳳為述金鳳之言。黃二姐順口讚道：「好因忤，倒難為俚想得得到。」金鳳轉覺害羞，一頭撞入子富懷抱。大家一笑丟開。

黃二姐袖中掏出一祇金時辰表，一串金剔牙杖，雙手奉與翠鳳，道：「耐說物事一點勁，我也曉得耐個意思，勿好撥耐。該個兩樣，耐一徑掛來咪身浪。無撥仔勿便個碗，耐帶得去。小意思，也勿好算啥物事。」翠鳳不推不接，並不覷一正眼兒，冷笑兩聲，道：「無悔，謝謝耐！我說過一點勁，無悔再要客氣，笑話哉！」黃二姐伸出手縮不進，忸怩為難。子富在傍調停道：「撥仔金鳳罷。」黃二姐想了想，不得已，給與金鳳。

翠鳳正色道：「索性搭無悔說仔罷：我到仔兆富里，無悔要張張我，來末哉。倘然送副盤撥我，故末無悔勁動氣，連搭仔下腳洋錢纔無撥。」黃二姐欲說不說，囁嚅為難。忽見趙家姆送上一張請客票頭，黃二姐便趁勢搭訕，問：「陸裏搭請？」子富看那票頭乃泰和館的，知係局中例酒。翠鳳不去理會，盛氣莊容，凜乎難犯。黃二姐自覺沒趣，趑趄半晌，原往對過房裏去了。

子富將行，翠鳳囑道：「晚歇耐要來個哩，勿曉得俚咪贖身文書寫個阿對。」子富應諾，趑出客堂，望見對過房間點得保險臺燈分外明亮，但靜悄悄的毫無一些聲息。子富向簾子縫裏暗立潛窺，祇見帳房先生架起眼鏡，據案寫字。三個流氓連黃二姐攢聚一堆兒，切切私語，不知商議甚麼事情。珠鳳、小阿寶伺應左右。

子富並未驚動，自去赴宴。到了泰和館，自然擺莊叫局，熱鬧如常。惟子富牢記翠鳳所囑，生恐醉後誤事，不敢盡歡，酬酢一回，乘間逃席。

那時金鳳房間也擺起四盤八簋，請那流氓，雄啖大嚼，吮咂有聲；笑詈叫號，雜沓間作。子富逆揣贖身文書必然寫好，見了翠鳳，將出一張正契，一張收據，上面寫的畫蚓涂鴉，不成字體。及觀文理，倒還清楚，蓋有相傳秘本作為底稿，所以不致乖謬。翠鳳終不放心，定要子富逐句講解一遍，自己逐句推敲一遍，始令小阿寶齎交黃二姐簽押蓋印。子富記得年月底下一排姓名、地方、代筆之外，平列三個中證：一個周少和，一個徐茂榮，一個混江龍。問這混江龍是否拆號，翠鳳道：「該個末，倪無悔個姘頭呢。就是俚勿聲勿響，調皮得來，坎坎還來浪起個花頭。我個人去上俚個當，拗空哉哩！」

子富看過贖身文書，瞻顧彷徨，若有行意。翠鳳堅留如前，說：「明朝倪一淘過去。」子富沒法，遵命。待那三個流氓漸次散盡，方各睡下。

翠鳳睡中留神，黎明即醒，喚起趙家姆，命向黃二姐索取一包什物。這包內包著一身行頭，色色具備。翠鳳坐於床沿，解松腳纏，另換新布。子富朦朧朧，重入睡鄉。直至翠鳳梳洗俱完，纔來叫醒。

子富一見翠鳳，上下打量，不勝驚駭。竟是通身淨素，湖色竹布衫裙，蜜色頭繩，玄色鞋面，釵環簪環一色白銀，如穿重孝一般。翠鳳不等動問，就道：「我八歲無撥仔爺娘，進該搭個門口就勿曾帶孝。故歇出去，要補足俚三年。」子富稱嘆不置。翠鳳道：「勸喀說哉，快點去罷。」子富道：「去末哉哩。」翠鳳道：「耐先去，我舒齊仔就來。」隨命小阿寶跟子富至樓下，向黃二姐索取那祇拜區，置於轎中。

於是子富乘轎往兆富里，先有一輛包車停歇門首。子富下轎進門。一個添用的大姐，曾經識面，一直請進樓上正房間。高昇捧上拜匣，隨即退下。子富四下裏打一看時，不獨場面鋪陳無少欠缺；即家常動用器具，亦莫不周匝齊全。子富滿口說「好」，更欲看那對過騰客人的空房間，大姐攔說有客，乃止。

須臾，大門外點放一陣百子高陞，趙家姆當頭飛報：「來哉。」大姐忙去當中間點上一對大蠟燭。

翠鳳手執安息香，款步登樓，朝上伏拜。子富躡足出房，隱身背後觀其所為。翠鳳覺著，回頭招手道：「耐也來拜拜哩。」子富失笑倒退。翠鳳道：「價末張啥嘍？房裏去！」一手推子富進房，把懷中贖身文書教子富覆勘一遍。的真不誤。

翠鳳自去床背後，從朱漆皮箱內捧出一祇拜匣，較諸子富拜匣，色澤體制，大同小異。匣內祇有一本新立帳簿，十幾篇店鋪發票。

翠鳳當場裝入贖身文書，照舊加上鎖，然後將這拜匣同子富的拜匣一總捧去，收藏於床背後朱漆皮箱。凡事大概就緒，翠鳳安頓子富在房，窺過對過空房間，打發錢子剛回家。

第四十九回終。